

局外人

亚尔培 ·

孟

局 外 人

[法] 亚尔培·加缪著

孟 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Albert Camus

L'Etranger

本书根据 Librairie Gallimard

Paris, 1958 年版本译出

局 外 人

原著者 [法]亚尔培·加缪

翻译者 孟 安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70,000

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196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868

定价：(十) 0.4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說明

亞爾培·加繆 (Albert Camus) 是法國反動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加繆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生于阿爾及利亞的蒙道維城。阿爾及利亞大學文科畢業。早年曾對戲劇發生興趣，組織過劇團，後來當了新聞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法國的抵抗運動，擔任戴高樂派的《戰鬥報》主編；一九四七年脫離《戰鬥報》，態度越來越反動，對社會主義和進步力量極為仇視。一九五一年發表反蘇反共的作品《反抗者》以後，連另一個著名的存在主義作家讓-保爾·薩特也不得不表示不同意他的極端反動的立場，並和他展開論戰。一九五七年，加繆獲諾貝爾文學獎金。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加繆在巴黎郊區依奧納公路上撞車身死，時年四十六歲。

加繆的主要作品，小說有《局外人》、《鼠疫》、《墮落》，論文有《席西佛斯的神話》、《反抗者》、《現在集》（三卷）、《在瑞典的演說》，劇本有《加里古拉》、《誤會》、《戒嚴令》、《正義者》等。

加繆雖然參加過抵抗運動，但他在他的作品中所反映

的只是战争时期以及战后法国一些惊惶失措的知识分子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他的作品可以用三个概念来包括，即：“人生的偶然性”、“虚无主义”和“对一切的无能为力”。

写于一九四二年的《局外人》是一部能够充分体现加缪的反动哲学思想的中篇小说。主人翁莫尔索是阿尔及尔一家法国公司的职员，一个孤独冷漠的人物。他因为收入不多，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去。母亲死了，他毫无感觉，参加葬礼之后，便和公司过去的一个女职员玛丽打得火热。玛丽要和他结婚，他表示无所谓，问他爱她不，他说不爱。他的邻居雷蒙是个不务正业的流氓，他想整治他的阿拉伯情妇，请莫尔索替他写信，他也无所谓地随便答应，事后还到警察局代作为作证。雷蒙情妇的弟弟带了阿拉伯人来报仇，莫尔索用手枪糊里糊涂地把人打死。被捕后，他坐了十一个月的牢，最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莫尔索对一切都冷酷淡漠，不痛不痒，不闻不问，把任何事情都看作无所谓，都是偶然的，毫无动机的，人所无能为力。他对自己有局外人的感觉。他总在观察自己的活动，认为人是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盲目挣扎，人与人之间绝对不可能相互理解，人的内心世界和周围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是什么也办不到的。因此，莫尔索的精神世界苍白混乱，对一切既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无所谓苦恼、怨恨、抗议，总之，是一个没有感觉的冷血动物。

就是这样一部小说，西欧资产阶级却说它“深刻而严肃地阐明了人类良心上今天所遇到的问题”；书出版之后，销

行数很大。我們这次介紹所根据的原书便是一九五八年第二百五十三版。这些都充分說明了西欧文化反动腐朽貧乏已到了怎样的程度。

为了使我国文学工作者能够具体認識存在主义小說的真貌，为了配合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我們特将本书譯出出版。

附录一篇，可帮助讀者进一步了解加繆究竟是怎样一个作家。

第 一 部

母亲今天死了。也許是昨天死的，我不清楚。我收到养老院一封电报，电文是：“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从电报上看不出什么来。很可能昨天已經死了。

养老院在馬朗沟，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远。乘两点钟班的长途汽車，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这样，我还来得及守灵，明天晚上就可以赶回来。我向老板請了两天假，这样的理由，他可不能不准。不过，他臉上很难看。我跟他說：“这可不是我故意的。”他没有理我。我想这一句話不該跟他說。我有什么可以表示歉意的呢？倒是他應該向我表示慰問。等后天看見我戴孝的时候，他一定会說几句客气話的。現在，就好象母亲还没有死似的。相反，等葬过之后，一切都正式办好，那就沒有話說了。

我是乘两点钟开的长途汽車动身的。天气热得要死。和平常一样，我还是在賽萊斯特那个飯館里吃的飯。大家全对我表示哀悼，賽萊斯特还跟我說：“一个人只有一个母亲呐！”我出来的时候，他們一直把我送到門口。我有点昏头昏脑，我还得赶到爱瑪忸埃家里去借一条黑領帶和黑紗。他的伯父几个月以前才死去。

我是跑着去的，因为不能错过汽车。心里急，又跑了一阵，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再加上车子的颠簸，汽油的味道，路上太阳的炎热，我累得简直受不了。一路上，我几乎都在睡觉。醒来时，我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对我笑了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说了声：“是的，”不想跟他多谈。

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看见母亲。可是看门的告诉我说需要先看院长。偏赶上院长有事，我只好等一等。看门的跟我说了不少话，后来，我才见到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见我的。院长是个小老头，还戴着荣誉勋章。浅蓝的眼睛盯着我看。后来，才跟我握手，握住我的手不肯放开，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把手缩回来。他翻开一个档案看了看，说道：“莫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来的。你是她唯一的亲人。”我以为他要跟我说什么不满意的话，于是赶快向他解释。可是，他没有让我说。“用不着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你母亲的档案。你没有能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看，而你的薪水又太少。何况，在这里，她也很舒服。”我说：“是的，院长。”他又接着说：“你知道，这里还有年纪和她相仿的人作作朋友。她可以和他們谈谈过去。你年轻，跟你在一起她反而会闷得慌。”

的确不错，母亲在家的時候，就一天到晚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进到养老院以后，头几天她常常哭。这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叫她离开养老院，也许她又会哭了。这还是因为习惯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最后一年，我几乎就没有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牺牲星

期天，还没有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个钟头车子等等所费的气力。

养老院院长又跟我說了一会話。可是，我已經听不下去了。他最后說：“我想你愿意再看一看你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沒有說什么話，他領着我走出来。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釋說：“我們把她抬到小停尸所里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掉，其他的老人总要两三天安定不下来。这就使我們的工作发生困难。”我們穿过一座院子，那里有不少老头子，正在三五成群地說着話。我們走过的時候，他們才靜下来。我們一过去，他們就又說起来。真跟一群鸚鵡乱叫一样。我們走到一座小屋的門口，院长跟我說：“我不陪你了，莫尔索先生。我还要到办公室去。我們把下葬定在明天十点钟了，这样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守灵。还有一句話：好象你母亲常常向她的同伴們表示，希望死后能照宗教的仪式下葬。我已經这样安排了。不过，我得关照你一声。”我向他表示謝意。我媽虽然不是无神派，可是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沒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去了，是一間相当明亮的屋子，粉刷的石灰牆，上面是玻璃天棚。里面放着几排椅子，还有交叉支着的架子。在正当中的两个架子上，放着一口棺材，盖着棺盖。只看見发亮的螺絲釘，釘得很淺，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更显得突出。棺旁边，有一个阿拉伯籍的女护士；穿着白衣服，头上戴着一頂浆洗得耀眼发亮的头巾。

这时候，看門的从我背后走进来。他一定是跑来的，說

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本来已經封口了，我得把螺絲釘再轉开来，使你可以再看她一次。”他正想走近棺木，我拦住了他。他問我說：“你不想看她么？”我回答說：“不了。”他沒有去开，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着我不應該这样說。过了一会，他看了看我，問道：“为什么呢？”他沒有責备的意思，只是想問問。我說：“也說不上来。”于是，他拈着白色的唇髭，也不看我，說道：“我明白了。”这个老头的一对眼睛很体面，淺藍色，臉色略带点紅。他递給我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那个守灵的女人站起来，走出去了。这时候，看門的跟我說：“她长的是个恶疮。”我一时明白不过来。我看了看女护士，她臉上纏着一條綳帶，在眼睛下面鼻子上面，綳帶是平的，也不凸起来，只看見臉上那一条白布。

她走出去以后，看門的說：“我不陪你了。”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手势，反正他沒有走，站在我后面。背后站一个人，使我很不舒服。下午的阳光把这間屋子照得通明。两只馬蜂在玻璃棚上嗡嗡地飞。我感到想睡覺。我头也沒回，只简单地問看門的說：“你在这儿很久了么？”他馬上回答說：“五年了。”——好象他在那里等着我問他。

接着，他就說了很多話。如果有人說他会老死在馬朗沟养老院，他一定不服气。六十四岁了，巴黎人。这时，我插嘴問道：“哦，原来你不是本地人啊？”后来我想起来，他領我去見院长之前，跟我談到过母亲。他跟我說，要赶快下葬，因为平原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他曾經告訴我他在巴黎住过，而且常常想念巴黎。在巴黎，死人在家里停放三

天四天不要紧。这里就不行，家里人死了，思想上还没有来得及习惯，就需要跟着柩车去下葬了。他妻子对他說：“別多說了，这些事不应当对人家說。”老头子难为情了，很过意不去。我只得替他解圍，說：“沒关系。沒关系。”我认为他說的对，而且很有意思。

在小停尸所里，他告訴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他觉着自己还扎实，就提議愿意在这里看門。我跟他說無論如何他总是养老院的一个人。他說不是。当他提到养老院的人——有的比他年輕——总是說：“他們”、“那些人”、而很少說“老人”的时候，我就觉着很奇怪。当然，这里边有分別。他是看門的，在某种程度上說，他还管着他們呢。

女看护这时又进来了。天黑得很快。黑夜很快就籠罩在玻璃天棚上。看門人开开了电灯，突然的亮光，使我的眼睛睜不开。他請我到飯厅去吃飯。但是我并不餓。他建議給我送一杯牛奶咖啡来。我非常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过了一会，他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我喝了。我想抽根烟，可是我拿不定主意，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母亲跟前抽烟。我想了一下，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拿了一根給看門的，我們一起抽起烟来。

过了一会，他對我說：“你知道，你母亲的朋友們也要来守灵的。这是这里的风俗。我需要去搬椅子，还得准备咖啡。”我問他能不能关掉一盞灯。照在白墙上的灯光使我很难过。他跟我說办不到。这屋里的电灯就是这样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我后来沒有再注意他。他出去了一次，

又回来，摆好椅子。在一把椅子上，还围着一个咖啡壶放了一些茶杯。然后，他隔着母亲的棺木坐在我对面。那个护士坐在尽里边，背朝着我们。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只是她的胳膊在动，我想她在结绒线。天气很暖，喝过咖啡心里更热，从开着的门口，吹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味道。我觉着我打了一会瞌睡。

有人轻轻碰了我一下，我醒了。因为刚才闭过眼睛，现在这间屋子显着更白了。屋里每一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连角落、墙边，眼睛望过去都是明亮的。母亲的朋友就在这时候一个个地走进来。一共有十来个，静悄悄的在晃眼的灯光下面挨过来。他们坐下时，没有一把椅子发出一点声音。每一个，我都看得很清楚，脸上每一个地方，各人身上的衣服，我都看得见。但是一点声音也听不见，我简直没法相信，他们真的是在那里。女的几乎全束着一条围裙，腰里拴着一条带子，显着肚子特别大。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上年纪的老太太会有这样大的肚子。男的差不多都很瘦，一个个都拄着拐棍儿。我觉着奇怪的，是我看不清他们的眼睛，仿佛只看见眼睛周围的一堆皱纹。他们坐下来以后，大多数都看了看我，有的还勉强对我点了点头，因为嘴里连牙也没有，看上去跟连嘴唇也没有了一样。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在对我打招呼，还是脸上在抽筋。我相信他们是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全在我对面、摇晃着脑袋坐在看门的身边。有一会的工夫，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以为他们来审问我来了。

不多一会，一个女的哭起来。她坐在第二排，躲在另一个女的后边，我看不清她。她小声抽抽搭搭地哭着，好象老哭不完。别人都不理会她。大家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他们看看棺材、看看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东张张西望望。那个女的一直在哭。我很奇怪，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不要哭。不过我不敢这样说。看门的歪过去、跟她说了一句话，她摇了摇头，也不知道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仍是抽抽搭搭哭个不停。看门的走到我这边来，坐在我身边。他并不看我，可是告诉我不少话，他说：“这个女的跟你母亲很要好。她说你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连一个好朋友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又待了一大会。那个女的不再那么呜咽叹气了，只是鼻子里哼哼唧唧的，最后总算不响了。我现在也不想睡了，只是疲倦得很，腰痠背疼。现在，倒是那些人一声不响，使我觉着很难受。不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长了，我发觉是老头子咂着自己的两腮，所以发出这样的怪声音。他们一个个都沉迷在思想里，自己根本不理会。我甚至感觉躺在他们眼前边的这个死人，在他们看来也算不了什么。但是，我觉着我这样想不对。

我们全都喝了看门人送来的咖啡。后来，我就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夜。我只记得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那些老头子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只有一个，下巴颏放在扶着拐杖的手背上，盯着我看，仿佛等着我睡醒似的。后来，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难过，我又醒了。玻璃窗已透进了亮光。

工夫不大，一个老头子醒了，咳嗽起来。他掏出一块方格的大手帕，在里面吐痰，每吐一口，都抖动得很厉害，这样把其他的人都吵醒了。看門的說他們該走了，他們这才站起来。不舒服地熬了一夜，一个个的臉色都发灰。在走出去的时候，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們都跟我握了手，好象經過这一未談过一句話的黑夜，我們的友誼增加了似的。

我累得要命。看門的把我領到他屋里，我草草地洗了臉。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真是不錯。我出来时，天已經全亮了。在馬朗沟和海之間的山岭上空，布满了紅色的云彩。从山那边吹来的风，带来一股盐的味道。看样子是好天气。我很久沒到乡下去过了，假使不是因为母亲，这时去散一会步有多好。

不过，我还是待在院里的一棵梧桐树底下，聞着潮湿的土味，不想再睡了。我想起了我办公室的同事。这时候，他們該起来上班去了。我认为上班的时间总是最討厭的时间。我又想了一会儿，可是房子那边傳来的钟声使我又想起了別的事情。听见屋里有移动东西的声音，接着又靜下来。太阳在天上越来越高，晒得我两脚发热。看門的从院里走过来，跟我說院长要見我。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叫我在好几張东西上都签了字。我看见他今天穿着黑色的礼服，条子的褲子。他一边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問我：“殯仪館的人已經来了一会了。我要叫他們封口去。你要不要再看一看你母亲？”我說不要。他放低了声音对着电话說：“喂！叫他們去封口好了。”